

【在文字的世界中,品读美好与力量】

穿过岁月的白发

□赵畅

母亲已是86岁的高龄,身子骨总体还算健朗。只是年轻时乌黑油亮的头发如今早已被白发所替代。我知道,母亲的白发里长满了故事,似乎只要轻轻一碰触,便会从白发间汩汩流出。

母亲是教师出身,早年免不了天天与粉笔打交道。因为教的是中学数学,她的教学和板书离不开公式的推导、题目的演算,为巩固课堂教学效果,她还常常让学生到黑板上做作业,所以一节课下来,常常满身都是粉笔灰。她下课后的一个习惯性动作,就是走到教室外用鸡毛掸子去掸身上的粉尘。

有一次全家吃午饭,我们姐弟几个突然发现母亲的头发花白。同为教师的父亲说:“你满头都是粉尘,变成小老太了,还不快去掸一下!”那晚,我睡在床上想:如果母亲哪一天真的变成满头白发,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呀。

母亲备课和批改作业颇为认真,当我们睡下,她还在继续工作。第二天,她又总是第一个起床,为我们准备早饭,再匆匆赶去上班。难得有一个星期天,她也是忙着洗洗刷刷、缝缝补补,似乎永远没有自己的休息日。

伴随着时光的流逝,有一天,我突然发现母亲曾经乌黑油亮的头发开始变得灰黑相间,前额竟然还生出了一绺白发。当年我担心的事而今正一点一点开始变成事实。在我的内心里,我真希望母亲永远年轻,我甚至宁愿以自己不要长大为代价,去换回母亲的那头乌黑头发。

母亲的白发,无疑是为工作也是为全家操劳熬白的。因为家里子女多,经济拮据,常常捉襟见肘。记得最困难的时候是我跟着母亲读小学时,有一段时间两人就餐的小菜,仅仅只是一碗盐水,用筷子沾一沾,用嘴巴尝一尝。有一次,母亲难得从食堂买了一条油煎小鲫鱼,当她将鲫鱼头夹到我碗里的时候,不愿吃鲫鱼头的我,竟然将它扔到了地上。母亲见状,顺手给了我一个耳光,这是我生平中第一次被母亲打。很快,母亲又紧紧将我抱在一起痛哭,“儿呀,鲫鱼头是最补身子的,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呀。”

真正让母亲开了笑脸的,是1978年我参加高考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。那天晚餐特别丰盛,母亲说:“儿子是我们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,值得好好庆贺。”这是我第一次见母亲笑得如此爽朗,如此坦然。

母亲有点酒量,当晚她不仅喝了点女儿红,还从储藏间找出了原先小舅公赠送她的二胡。母亲师范毕业,不仅会弹钢琴,还会拉二胡。然而,当弦声响起的时候,我突然发现母亲拉起的竟然是《二泉映月》,让人感觉伤感:明摆着与今晚的喜庆主调不相吻合么。正当我们诧异之时,母亲突然又拉起了《水乡欢歌》,继而又是《赛马》。

我茅塞顿开:原来母亲先抑后扬的一番深情演绎,不啻是为了与过往告别,也是对我上大学的庆贺,更是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期许。

于是,我相信母亲并没有悲观,她的内心充其量只是怀旧,有的是沉稳,

有的是曾经沧海后的安详。

这一晚,我觉得微醺的母亲,是世界上最美的妈妈,那从未有过的笑容与前额那一大绺白发的撮合,已然成为她人生乐章中最美的时刻。

至退休时,母亲的头发早已黑白相间。虽说是退休了,可她依然忙碌,除了繁琐的家务,她还替父亲没完没了地誊抄文稿,帮我们看护女儿、辅导作业。看到许多老人退休以后经常外出旅游,或三五成群玩麻将、打扑克,我们很是过意不去,可她只是笑笑说:“我是教师出身,喜欢安静,有时间我会拉二胡作些自我调节。”然而,她忙得又哪里有时间拉二胡呢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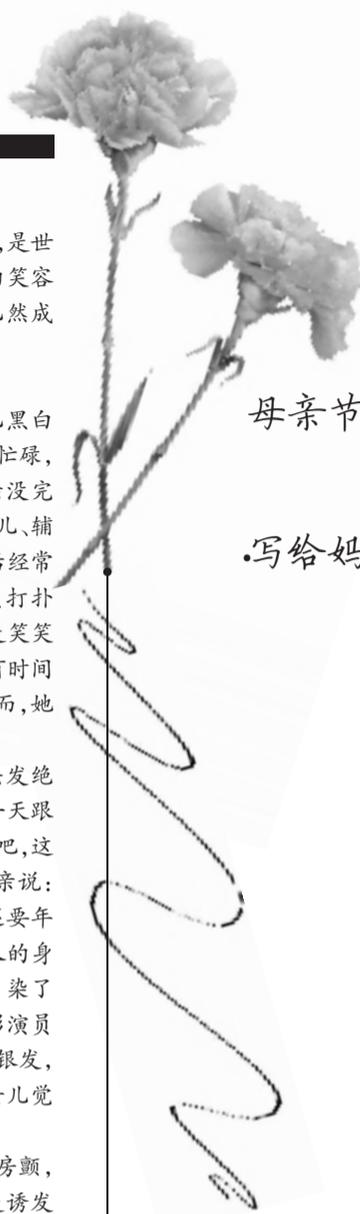
及至女儿上大学,母亲的头发绝大部分已经泛白。女儿临走前一天跟她说:“奶奶,我陪您去染染头发吧,这样会显得更年轻更精神。”可母亲说:“不必了,我孙女都上大学了,还要年轻干什么。白头发本身就是老人的身份证,为啥跟白头发过不去呢?染了头发还会影响身体。你看,电影演员秦怡、田华、谢芳三位奶奶,满头银发,多漂亮。”母亲这一番诠释,让女儿觉得颇有道理。

5年前,母亲因为经常性的房颤,住进了医院。长年的劳累,是诱发房颤的主因。根据医生的建议,母亲安装了心脏起搏器。半年以后,母亲依然像从前那样忙碌,无论我们怎么劝她,她就是停不下来。每当听闻在上海工作的女儿和在北京工作的外孙女要回来,她就忙着做好吃的。她说:“我从报纸上读到这样一句话,说‘每一户人家,都有自己的味道,这种辨识度极高的味道,通常就是母亲的味。’这话说得对极了,两个孩子是我养大的,她们当然喜欢吃我烧的菜。无论在外面住的时间有多长,她们一定觉得我烧的饭菜是最可口的。”就这样,每一次,母亲都会佝偻着背,兴致勃勃地忙碌在厨房,只是她的动作再也没有像当年那样迅捷而熟练了。

当我们的眼角也添了几尾皱纹,鬓角也有了一缕花白的时候,突然发现母亲真的是老了,可白发苍苍的她依然以一种充满无限怜爱、关怀和牵挂的目光,在背后注视着我们。在母亲的眼光里,我们永远是那个不懂事的孩子。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母亲的视线,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母亲的牵挂。

前年冬季,母亲受到流感的袭击,高热不退住进了医院。十几天以后母亲刚刚出院,父亲又因感染住院治疗。想到母亲新近出院,身体尚未真正恢复,我们劝她不要去陪她了,可母亲说:“老人最怕生病时身边没有亲人,你们工作忙,还是我去医院陪陪你们父亲吧。再说,我们都这把年纪了,还有多少时间在一起呀,我不去陪他,他肯定会不同意的。”

拗不过母亲,或许这也是父母他们曾经的约定,我们每天一大早就把母亲送往父亲的病房。每当我下班去往医院,推门进去时,总能见到两个雪白的头聚拢一起,他们似有说不尽的话。



母亲节

写给妈妈

我们新开了一个社群,叫【写点生活】,这也是我们深耕了30多年的副刊“晚潮”的线上互动社群。

在这里,我们会看到更轻松、更随意的表达。关于生活,你想说点什么、写点什么,请随时掏出手机,按以下方式发给我们。

进入途径:

- 1.扫码下方的二维码,点击右上角的“打开”,下载“小时新闻”客户端;
- 2.在首页下面找到“帮帮团”;
- 3.进入“写点生活”社群。加关注。在右下角的“我要发帖”发表文、图。



扫码品读
写点生活

你是人间四月天

□王珍

如果,父母是天,那么,妈妈一定是那人间四月天。清新而又婉约,历久弥新。妈妈是那种能够催生万物生长,让人们心花怒放的春天。是爱。是暖。是柔软。是善良。是希望。

守着四月天一样的妈妈,生命中必有一份安全暖和,生活中终将有希望。可以播种快乐,可以聆听花开的声音,可以感受生命的色彩。

妈妈的心海,溢满了花的馨香,芬芳流年的沧桑。

四季不同,四季在妈妈的心中都有说不完的美好。每一天,妈妈总能看到不一样的花在开放。地上的,树上的。

有一天,看着家中落地玻璃幕墙外一树一树的白玉兰说,花就开在我们的窗口,一楼人家要仰望花,三楼人家要俯看花,只有我们二楼,正好在花中映。

妈妈像花丛中的一羽喜鹊。

妈妈在忙碌家务的空隙,绝对不会像我这样大叫累死了,苦死了,哭死了。而是站在阳台上,细看窗前金秋的落叶,一瓣一瓣飘落在风中。也绝对不会像我这样,莫名地悲春伤秋,而是惊喜地说,珍,你看,它们像金色的蝴蝶在飞,太好看了!

就像初次看到世界的一切,童真的欢喜,是妈妈审美的主基调。

妈妈只要能劳动,一定是在跑步、在锻炼,在做家务、在劳动。

所以寒冷的冬天,妈妈也会觉得热得要出汗,那是她自身在发光发热。

曾经有个腊八,小区细心的物业给我们送来腊八粥。妈妈说,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别人送来的腊八粥。这里的物业真好。粥真好吃!前些日子,物业给我们送消毒酒精、口罩,妈妈说,好人哪,他们自己这么辛苦还想着我们。

妈妈的心一直都是暖的。是自带着明媚的阳光,让自己由内而外暖起来的暖。

一看到冬季的太阳,妈妈就不停地洗不停地晒,晒一切,也包括晒心情。她说不想浪费每一点照到家里的阳光。

即使是那段疫情期间宅家的日子,妈妈照样可以晒出许多幸福:这么空旷的小区,山脚边的清新空气,可以自在地走路、跑步,太惬意啦!她还在微信上向她的老同事炫耀幸福:你太罪过了,囚禁在20楼;我住的这个地方,一点都没有感觉不方便,和平时基本没什么两样啊!

妈妈为我们操劳了一生一世,还一直一直在发光发热。却从来都没有抱怨过,总说,做人做人就是要做的。而我每做一点点事,妈妈都要心疼、要感恩,说你太辛苦了,说她自己享福了,做太婆了!

妈妈始终心怀感恩,坦然接受自然的赐予,感恩人们对她的每一点好。

其实,生活给予我们的大多相似,但即使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、同一个地方、同一个阶层,甚至是同一个屋檐下,每个人的心灵感受也会完全不同。这是每个人的心灵积聚方式和感受路径不同。

有人只喜欢收集生活中温暖、善良、美好的点滴,这样的人往往生活在阳光明媚处,也会给人以阳光一样的温暖。妈妈就是这样的人。

看到有人说,女人一定要有四样东西:扬在脸上的自信、长在心底的善良、融进血里的骨气、刻进命里的坚强!一点不夸张地说,我妈全都有!

还有人说,和漂亮女人交往养眼;和聪明女人交往养脑;和健康女人交往养身;和快乐女人交往养心;和你交往:全养了!这就是妈妈给我的福利啊!